

足本

牛马走

张恨水◆著



抗战时期最轰动的社会生活小说
新中国第一次足本出版

牛马走

张恨水◆著



团结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牛马走 / 张恨水著. —北京: 团结出版社, 2006.7

ISBN 7-80214-169-9

I.牛… II.张… III.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72314 号

出版: 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:100006)

电话: (010) 65133603 65238766 85113874 (发行部)

(010) 65228880 65244790 (总编室)

(010) 65244792 65126372 (编辑部)

网址: <http://www.tjpress.com>

Email: 123456@tjpress.com(出版社) 65228880@tjpress.com(投稿)

65133603@tjpress.com(购书) 65244790@tjpress.com(投诉)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: 大厂聚鑫印刷有限公司

装订: 三河新兴印装有限公司

开本: 170×230(毫米) 1/16 开

印张: 32.25

字数: 620 千字

印数: 6000

版次: 2006 年 9 月 第一版

印次: 2006 年 9 月 第一次印刷

书号: ISBN 7-80214-169-9/I·108

定价: 49.80 元(平)

(如有印装差错, 请与本社联系)

目 录

第 一 章	心理学博士所不解	1
第 二 章	逼	14
第 三 章	穷则变	26
第 四 章	无力出力无钱出钱	38
第 五 章	两种疏散	51
第 六 章	一餐之间	63
第 七 章	马无夜草不肥	79
第 八 章	好景不长	91
第 九 章	另一世界	102
第 十 章	意 外	115
第十一章	换球门	126
第十二章	飞来的	141
第十三章	洗 澡	157
第十四章	对 比	165
第十五章	叫你认得我	184
第十六章	其命维新	195
第十七章	变则通	208
第十八章	一场风波	222

第 十 九 章	还是我吗?	235
第 二 十 章	抬轿者坐轿	250
第二十一章	开包袱	263
第二十二章	旧地重游	276
第二十三章	雅与俗	290
第二十四章	人比人	304
第二十五章	爱情之路	317
第二十六章	伧	330
第二十七章	无 题	343
第二十八章	她们与战争	358
第二十九章	天外归来	377
第 三 十 章	钱 魔	389
第三十一章	迷魂阵	403
第三十二章	螳螂捕蝉	417
第三十三章	一方之强	430
第三十四章	四才子	443
第三十五章	抬轿去	454
第三十六章	速战速决	466
第三十七章	探险去	478
第三十八章	黄 鹤	492
校 后 记	张 伍	511

心理学博士所不解

本书开场的时候，正是抗战时期的重庆一个集会散场的时候。天空集结着第三天的浓雾，兀自未晴，整个山城，罩在漆黑一团的气氛里面。不过是下午三点钟，电灯已经发亮了。老远看着那电柱上的灯泡，作橘红色的光芒，在黑暗里挣扎出来。灯光四周，雾气映成黄色，由那灯光下照见一座半西式的大门里，吐出成群的人。门边小广场上，停着两辆汽车和四五乘藤轿。其中有一乘藤轿，椅座特别宽大，倒像乘凉的藤椅。轿杠有碗口粗，将蓝布缠了，杠头上缠着白布，相当的精致。三个健壮的汉子，各人的对襟褂子敞开胸面前一排钮扣，盘膝坐在地面石头上，都望着大门里吐出来的人群，看看其中有他们的主子没有。

他们的主人，是极容易发现的人物，身体长可四尺六七，重量至少有二百磅。长圆的脸子，下巴颏微光，这也就显着他的两腮肥胖得向外凸出。在他脸腮上，也微泛出一线红晕。鼻梁上，架着一副无框的眼镜。眼镜相当的小，和他那大面孔配合起来，是不怎么调和的。他穿着一套粗呢中山服，左肋夹了一只大皮包，右手拿着手杖，口里衔了大半截土雪茄，在人群后面，缓步地走了出来。

轿夫看到他出来，立刻站起。前面的人蹲在地上，肩扛着轿杠，横档后面的人，将轿杠扶起，站着放在肩上。另一个人站在轿边。主人泰然的坐上轿子，旁边那人两手捧着轿杠，让前面的轿夫伸直了腰。于是轿子四平八稳地放在两个轿夫肩上，立刻抬了走。轿夫照例是不开方步的，尽可能的快走，因为有个不走路的压着呢。剩下来的一个轿夫，跟在轿子后面跑。他第一轮该换着抬后杠的下来，他两手抄起轿杠，肩膀伸入了杠底。原来抬着后杠的轿夫，趁此身子向下一蹲，离开了轿杠，喘着气，也在“轿子”边上跑，在裤带上扯下粗布手巾，擦着胸脯和颈子上的汗。他一面擦，还一面跑。他听到抬前杠的，也在喘气，正和轿上的人鼾声相应和，因为主人已被均匀的摇撼弄得睡熟了。于是这原来抬后面的人伸入座前轿杠，换下抬前面的人来。这三个轿夫，出着汗，喘着气，这样交替轮换，终于是把主人抬到了目的地了。

轿子一停，轿上的人自然地睁开眼了。那面一座巍峨的洋楼，代表着这里主人翁的身份，足以驱逐他的睡魔。他下了轿子，站着定了一定神，先把衣襟牵上两牵，然后从从容容走到大门里面去。左边一间门房，敞开了门，正有两位穿西服夹皮包的人，在和传达办交涉。这新来的人，只好站在门外等上一等。等那两位西装朋友走开了，这位先生才含笑走了进去，在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向那传达点了个头道：“请见陆先生。”说毕，把名片递过去。

那传达和他一般，穿了青呢短装，但态度比他傲慢得多。左手夹了一支烟卷放在嘴角里吸，右手接过名片去斜了眼睛看着。见上面印的官衔，是×国××大学心理学博士，××会研究委员，姓名是西门德，字子仁，而籍贯是河北，远非主人同乡。便将名片随便向桌上一扔，爱理不理的道：“今天公馆里请客，这时候没有工夫会客。”西门德道：“是陆先生写了信，约我今天这时候来谈话的，并非我要来求见，我早料着有困难，信也带来了。”说着在衣袋里掏出一封信来。这传达自然认得公馆里所发出去的信，接过来抽出信笺来看，见第一句称着：“子仁先生雅鉴”，后面有主人签的字，“陆神洲”，不用看信里说的是什么事了，可见西门德是赴约而来。便依旧将信交还了他，脸上带了半分和气的样子，点了头道：“请随我来。”于是他拿了那张名片在前面引路，西门德跟在他后面，走上了一层楼，到一个会客室里等着。

这会客室不怎么大，中间两张大餐桌接起来，面对面的放了椅凳，等着来宾。这里已有七八位客人坐着，低声谈天，并无茶水，更没有烟。桌子两头各放了一只烧料瓶子，里面插着一丛鲜花，大概这就算是款待客人的东西。西门德看看这些来宾中，恰没有一个熟人，只好在桌子尽头一张椅子上闷闷地坐下。坐到十分钟之后，颇感到有点无聊，抬头见墙上悬有两张地图，就反背了两手，向地图上查阅地名消遣。看了一阵，也不加增什么兴趣，依然坐到原来的椅子上去。这时，门口来了个听差，举着名片问了一声：“哪位是何先生？”一位穿着漂亮西装的朋友，有点受宠若惊的样子，立刻抢着站起来说了一声“有”，他回转头来向另一个西装朋友道：“倒不想第一个传见的就是我。”于是笑嘻嘻地跟着那个听差去了。西门德看了，不由得微微的一笑。坐在附近的一位朋友，对他这一笑，有着相当的了解，也跟着一笑。接着低声道：“陆先生见客，倒无所谓先后。”西门德借了这个机会，开始向那人接谈，因道：“听说今天陆先生请客？”那人道：“陆先生请客，那倒不耽误见客。记得民国十六七年北伐之后，有些要人每天有三样事，忙得头疼，乃是开会忙，见客忙，吃饭忙。”西门德道：“虽然抗战多年了，有些人还是这样。”

这问题引起了在这里等候传见的人一种兴趣，正要跟着这话头谈下去，却见一个穿西装的朋友走了进来；有两个人称他仰秘书，都站了起来。自然这种打趣要人的话，也就不

能继续再谈。仰秘书向在屋子里的人看看，西门德含着笑向他点了个头，意思是要和他说什么；恰好他已找着一位在座的人谈话，不曾看见。西门德搭讪着轻轻咳嗽了两声，依然坐下。

仰秘书和那人挨了椅子坐着，头就头的谈了一阵，然后站起来拍着那人肩膀，笑道：“好，不成问题，就是这样，我替你办。”西门德见是机会了，站起来预备打招呼，可是那仰秘书不曾停留，扭身就走。西门德只好大声叫了一声仰先生。仰秘书回转头来，西门德就迎上前递了一张名片给他。他接过名片看了一眼，笑道：“哦，西门博士。”西门德伸手向他握了一握，满脸是笑道：“神交已久，总没有机会谈话。”仰秘书道：“尊札我也看见过了。陆先生很同意，回头陆先生自会向你细谈，请稍坐，等一下。”说毕，他自走了。西门德虽没有和他谈话，但是已知道自己那封信，陆先生很同意。这个消息不坏，在无聊情景中，得了不少安慰，还是坐到原处去。

这时，在座的来宾，已传见了四五位，那个拿名片传人的承启员，始终也不曾向他看一眼。虽然至少自己已在口袋里掏出表来看了六回，还是不免将表拿出来看看。已是五点半钟了，在会场上消磨了三四个钟点，到这里来又是两个钟点，提早吃的一顿午饭，这时已在肚子里消化干净。他觉得肚中那一分饥荒，渐渐逼迫，同时也因为过去在会场上说话太多，嗓子干燥，这样久没有茶水喝，也不易忍受，便二次再站到墙根去看地图。似乎这主人翁有意为难，直待把这屋子里候见的来宾一一都传见过了，最后，才轮到自己。当那承启员将自己的名片拿来在门外照一照，说声“请”的时候，掏表看看，已是六点三刻了。好在这个“请”字，也有强心针的作用，立刻精神一振，一面挺起胸脯，牵着衣襟，一面就跟了那位承启员来到了内会客室。承启员代推了门，让他进去。

那主人翁陆神洲，穿了件半新旧的灰哔叽袍子，微卷了袖子，露出里面的白里衣，口里衔了半截雪茄，正斜坐在沙发上，见有人进来，才缓缓起身伸手和他握了一握，让着在对面椅子上坐下。那主人翁面前有一张矮桌子，上面放了一叠印好的见客事由单子，在各项印字下，墨笔填就所见宾客姓名、身份、事由，及其来见的背景。陆神洲左手夹着雪茄，右手翻着那叠单子，找到了西门德来见的事由。先“哦”了一声，然后向他点了两点头道：“西门先生，我很久仰。来信所提到的那个工厂计划，兄弟也仔细看过了。不过现在筹划大量的资本，不是一件易事，应当考量考量。就是资本筹足了，这类专门人才，恐怕也很费罗致。”西门德在他说话的当儿连称了几个“是”，这便答道：“关于资本方面，自然要仰仗陆先生的大力量，至于人才方面，兄弟倒有办法，而且我也和这些专家谈过。他们都说，若是由陆先生出来主持，大家很愿意竭诚尽力，在陆先生领导之下作一点事业。”这时，听差送来两玻璃杯茶，放在主客面前。

陆神洲端起茶杯来先喝了一口，然后向西门德笑道：“我是个喜欢作建设事业的人，以往成功的事不少，可是让专家把我这乘轿子抬上火焰山的，却也有几样，哈哈！”他一笑之后，又喝了一口茶。西门德听了这话，很不高兴，心想怎么一见面，就把我当成抬轿的？陆神洲既这样说了，他却自不介意，接着笑道：“笑话是笑话，真事是真事。假如有人才，有办法，筹划点资本，我倒也不十分为难。”正说到这里，有一个听差走向前来，垂手站立，低声报告道：“那边客厅里酒席已经摆上了。”他“哼”了一声，然后向西门德笑道：“真是对不起，赶上今天我自作主人，改日再谈吧。好在这件事，也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决得了的。”西门德听了这话，自然明了是主人逐客之意，只好站了起来告辞，主人只在客房门口点个头就算了。

西门德走出陆公馆，那三个轿夫各人拿了干烧饼在手上啃，便笑道：“这很好，我饿到现在连水都没有喝一口，你们又吃点心了。”轿夫王老六把干烧饼由嘴里拖出来，手扶起轿杠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好大一乘轿子哟！不吃饱，朗格^①抬得动？不为要把肚子吃得饱，也不抬轿子！”西门德自也懒得和他们计较，饿得人有力气，让他们抬了回家。他家住在一个高崖下，回家正要下着一道百余级的石坡。当轿子抬到坡正中的时候，恰好另有一乘滑竿绑了一只大肥猪在上面，由下面抬上来。那猪侧躺了身子，在一方篾架子上，绳子勒得紧紧的，连哼也不哼。倒是两个抬猪的轿夫，和抬西门德的轿夫吵了起来。他道：“你三个人抬一个，走的是下坡路。我两个人抬一个，走的是上坡路。你那乘轿子虽大，总没有我这肥猪重，你不让我，倒要我让你。一只猪值好多钱？你把猪撞下崖去了，你赔不起！”西门德睡在轿子上，本也有点模糊，被那抬猪的“轿夫”吵醒，便喝道：“你这混账东西，不会说话就少说话，你可以把人和猪拿到一处说话的吗？”他口里喝着，身子不免气得摇撼了几下，这二百多磅重的身体，加以摇撼，三个在坡子上立脚未定的轿夫，便有点支持不住，藤椅一侧，把西门德翻将出来。幸而“轿子”所翻的这面是石壁，而不是悬崖，轿子和人齐齐向那边一翻，被石壁给挡住了，未曾落到地上。西门德手膀子上，却擦破了一块皮。那个跟着轿子换班的轿夫，立刻伸手将轿杠抓住，才没有让“轿椅”翻了过去。西门德骂道：“你们三个人抬我一个，真不如人家两个人抬一只猪。你们把我当主人吗？你们还没有把我当一只猪看待？”他坐在轿子上骂了一阵子，轿夫都没有作声，抬到他所住的屋子门口，他兀自骂着没有住口。

他这里是土库墙的半西式楼房，楼下住有一户人家，楼上是西门一家。他要上楼的时候，必须穿过楼下堂屋。这时，楼下姓区的人家，正围了一张大桌子吃饭。有的放了碗，有的还坐在桌子上。他们的家长区老太爷坐在堂屋边旧木椅子上，口里衔了一枝旱烟袋，要吸不吸的抿了嘴，眼望屋梁上垂下来的电灯，只管出神。他见西门博士走了进来，就站

起身来点了个头。西门德道：“老太爷，你们二先生回来了吗？我要向他讨一点红药水，人在轿子上翻下来了，手膀子擦破一块皮。”区老太爷道：“红药水，家里有，用不着等他回来。他忙着要出门，在外面设法弄车子，忙得脚板不沾灰。亚男，去把屋里桌上的红药水拿来，还有纱布橡皮膏，一齐都拿了来。”随着这话，有一位十八九岁的姑娘，起身进屋去，把所说的东西拿了出来，都交给了西门德。他道过了谢，又向区老太爷敷衍了两句，笑道：“回头到楼上来坐坐。”说毕，上楼去了。

西门德的夫人，已是中年以上的人，虽是旁人看来，确已半老，可是她在镜子里看着自己影子的时候，总觉自己很年轻。所以她除涂抹着脂粉而外，还梳着两条尺多长的辫子，由后脑勺倒垂到前面的肩头上来。穿一件花布长夹袍，两只短袖口，却也齐平胁窝。她正收拾整齐了，要出去看话剧，因为话剧团里送来的一张戏票，不用花钱，觉得这机会是不可失掉的。偏是西门德今天回来得特别晚，不便先走，只好等着共饭；而饭菜摆在桌上，全都冷了，西门先生才由大门口骂进来。话剧是七点开演，便是这个时候去，第一幕戏已经不能看到了。西门太太对于博士这次晚归，实在有些扫兴。然而他在大门口已经在骂轿夫了，必是所谋失败，且等他上楼，看了他的态度再作计较。

那西门德上得楼来，沉着两块胖脸腮，手上拿了药水瓶子和纱布。太太更不便生气，因道：“你这是怎么样了？”西门德道：“轿夫抬我下坡子，为了让两个抬猪的过去，他们竟把我由轿子上翻下来。不是石壁挡住了，要把我跌成肉饼。这都罢了，我也不去怪他。你猜他们说什么？他说饿了一天，老爷身体太重，他们当然抬不动。他们饿了一天，我并没有独自吃饭呀！”他一面埋怨着，一面掀起衣袖来，自己擦药水，扎纱布。西门太太道：“那么，先吃饭吧。为什么忙到现时才回来呢？”西门德见饭菜全摆在桌子上，便坐在桌子边，扶起摆得现成的筷子，夹了几根红烧黄豆芽尝尝，皱了眉道：“冰冷的，而且是清淡的。”西门太太道：“那只怪等得太久了。”西门德又夹了一筷子菠菜吃，嚼了两口便吐了。鼻子一耸，重重地哼了一声，因道：“怎么这样重的菜油味？”

西门太太道：“素油煮菜，总是有点气味的，这都是依着你的营养计划买的菜。黄豆芽富于蛋白质，菠菜富于铁质。罗！新鲜萝卜，买不到！”说着，她的筷子在一碟泡菜里面拨了两拨，接着道：“这腌萝卜总也是一样。这含着维他命几……我都说不上去了，老实说，含着维他命A也好，B也好，没有一点荤菜，你实在吃不下饭去。而况这碗里又是你所说的，富有营养的糙米饭。”西门德含了富有淀粉的糙米饭，缓缓在嘴里咀嚼着，筷子只管在泡菜碗里拨着，翻了眼向她道：“那么，你作管家太太的人，就应该想法子。”西门太太道：“让我想法子去买肉吗？那怨你不曾和杀猪的屠户交朋友。”西门德道：“家里有鸡蛋没有？”西门太太笑道：“黄豆芽红烧豆腐干，这还不能代鸡蛋吗？据你所说的，这两样菜

里面，都是富于蛋白质的。”西门德道：“鸡蛋究竟是鸡蛋，豆腐干究竟是豆腐干，家里有，就和我去炒两个来吃。我今天受了一天的委屈了，开会，是瞎混了几个钟点；见人，又是瞎等了几个钟点，回来，又在轿子上碰破了一块皮。”西门太太笑道：“好，既然如此，我们交换条件，我让老妈子到楼下区家去借两个鸡蛋来炒给你吃，你让我去看话剧，要不然，把这张剧票糟蹋了，也是怪可惜的。”西门德道：“生活问题……”西门太太已经站起身来了，点着头道：“少陪，少陪！生活问题，自然是要打算，娱乐也要享受。”她听了这话，走进卧室去了，出来时，见她脸上粉茸茸的，分明又扑了一次粉，手里夹着一个手提皮包，匆匆下楼去了。

她去了，女仆刘嫂由楼下上来，笑着说：“区先生家里没有鸡蛋，我和先生到对门杂货摊子上买块臭豆腐乳来吃吧。”西门德皱了眉，只摆摆手。看看太太放下的饭碗里，还剩下小半碗饭，倒不觉叹了口气。

那区老太爷倒是应约而来，口里衔了那旱烟袋，缓缓走近桌子，伸头向菜碗里看看，笑道：“博士也吃这样的菜？”西门德道：“请坐请坐，女太太们总是这样不知死活，天天愁着开门七件事，还要去看戏。”区老太爷坐在下方椅子上道：“这也难怪，她就不去看戏，整日在家里发愁，又能愁出个什么来呢？刚才你家刘嫂到我家去借鸡蛋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将椅子拉拢一点，低声笑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我家有半个多月没吃鸡蛋了。人口多的人家，买两三个鸡蛋，请问，给谁吃？若是想大家都可以吃两筷子……”他撇了胡子，又一笑道：“那非二十个鸡蛋不可。乖乖隆的咚，这胜似当年一碗红烧鱼翅。我想还是少进点蛋白质吧！”西门德道：“我倒不是一定要吃好的。抗战多年，我们有这碗青菜豆腐饭吃，祖先给我们遗留下来的产业，总算十分丰富。我们还有什么话说？不过这里面有一点不平。我们尽管是吃青菜豆腐，而吃肥鸡填鸭的，还是大有其人。”他一面说着，一面到屋子里去拿出温水瓶来，向饭碗里倒下半碗开水，将水和饭用筷子一顿乱搅，然后唏哩呼噜，连扒带吞，把饭向口里倒下去。放下碗，向区老太爷笑道：“我这是填鸭的法子。不管口味，把肚子塞满了完事。”区老太爷笑道：“我倒很久有一句话要问西门先生：自己没有孩子，两口子吃得有限，倒用上那三个轿夫，未免伙食太多。”西门德道：“这也是不得已。我整天在外面跑，上坡下坡，一天到晚，要有无数次。没有轿子，我就成了无脚的螃蟹，一点不能活动。这问题我正在考量中，假使这个星期内，想不出办法，我就不坐轿子了。还是干我的老本行，去教书。”说着他又盛了一碗糙米饭，兑上开水。区老太爷道：“西门先生，还想教书吗？我正有一件事来请教。我那第三个孩子，向来会开汽车，昨天弄到一张开车的执照，来信和我商量，要把中学里的课辞掉，打算改行开汽车。”说着，把眉皱了起来，接着道：“我觉着这有点斯文扫地。亲戚碰到了，不像话！”

西门德正扒着开水淘饭，听了这话，倒引起了兴趣，停了饭不吃，向他望着道：“老太爷，凭你这种思想，慢说半个月没有吃鸡蛋，你半年不吃鸡蛋，也不足为奇。”区老太爷吸了两口旱烟袋，因道：“我倒并不反对，不过所有家里的人，都像有一种……”说着，把手摸了两摸胡子。西门德道：“你不要干涉他，他愿意干，你就让他干好了。但不知跑哪一条公路？”区老太爷道：“当然是跑进出口。主人翁是个五金行老板，原来是他中学里的同学，还是天大的交情，才把这肥缺让给了他。”西门德道：“主人既是旧日同学，那更好了，稍微多带一点私货，主人也不好说什么。”

正说到这里，区老太爷的大小姐来了，便是刚才拿红药水的亚男女士。她站在门框边，有点尴尬的样子，先笑了一笑。西门德笑道：“大小姐，请进来坐，晚上无事，摆龙门阵。”亚男点着头笑了一笑，因道：“我也正有一点事情要请教西门先生呢。”说着，坐在旁边椅子上，先对她父亲看了一眼，因笑道：“爸爸，我听到你谈起了三哥的事。”区老太爷道：“你把你反对的理由，对西门博士谈一谈吧！”亚男回转头来，向西门德笑道：“我知道西门先生是会赞成我的主张的。我今天听到西门先生的演讲词，主张抗战时候，各人把自己的岗位，尤其是知识分子，站在领导民众的地位，不可将岗位离开了。自然，现在知识分子的生活，都是很苦的。惟其是很苦，还不肯离开，这才可以表示知识分子的坚忍卓绝，才不愧是受了教育的人，才不愧是国民中的优秀分子。我三哥不能说他有什么能耐，可是不能否认他是个知识分子，由此我相信西门先生会反对我三哥丢了书不教，去开长途汽车。”西门德听了她的话，脸上带着微笑，因道：“大小姐今天也在会场里？”亚男笑道：“我还是专门去听西门先生的伟论呢。”区老太爷将旱烟袋嘴子点着亚男道：“你猜的是适得其反。西门先生正是赞成你三哥改行呢。而且西门先生自己就为了要改行，才用了三个轿夫，昼夜抬着自己跑。”亚男听了这消息，自是有点惊讶，可又不便反诘西门德，于是坐在方凳子上，互扭着两只腿，只管摇撼，眼望他微笑道：“不像是真的吧？”

西门德正好把碗里的饭吃着只着剩了一口，于是连饭带水齐齐的向口里倒去，好像是很忙的样子，没有工夫谈话。这样，他有了一两分钟的时间，把饭吃下去之后，才向亚男笑道：“大小姐，我们是近邻，生活环境，彼此都知道。在会上，我的话不能不那样说。至于令尊和我谈着，你三令兄的事，那是私话。既是私话，我就不能打官话来答复了。”区老太爷将手一拍大腿，笑道：“这就对了。在会场上说的话，哪里句句都可以到会场外来实行？”亚男听到这些话，好像她受有很大的侮辱，将脸涨得通红，便向她父亲道：“你老人家还是仔细考量一下的好。三哥若是当了汽车司机，第一个受打击的，还是他自己。密斯朱的性格我是知道的。知道了这事，必定要痛哭一场，甚至和三哥解除婚约，也未可知。”

牛馬走

西门德已经把开水淘饭倒了三碗下肚。进屋子去擦脸，却隔了屋子问道：“所谓‘密斯朱’是令兄的爱人了。这个人应该是有知识的女子。她以为司机的地位，比中学教员的位置低吗？”亚男向屋子里笑道：“西门先生对于某一部分妇女的心理，应该知道得比妇女自己还多。这还用得着问吗？”说到这里，那个刘嫂来收堂屋桌上的碗。亚男便操着川语向她笑道：“刘嫂，你屋里老板是做啥子的？”刘嫂透着难为情，把头低下去，叹口气道：“不要提起。”区老太爷道：“这当然用不着问。她老板若是收入还可以，她又何必出来帮人家？”刘嫂已经走出堂屋门去了，听到这话，却回过头来道：“他倒是可以赚石把米一个月。”亚男哼了一声道：“能赚石把米的人，还不能养活你吗？”刘嫂道：“他自己就要用一大半，剩下几个小钱做点啥子？”说着，她下楼去了。亚男摇摇头道：“这里面有秘密，石把米的钱一个月，比我们兄妹挣的多之又多了。是个什么职业，还不能养活妻子呢？”

西门德手指里夹了一支土雪茄，笑着出来，因摇手道：“没有秘密，她丈夫是拉黄包车的。本来他每天所入，应该能养活家口。可是中国的车夫轿夫，根本是一种人力的出卖，就我所知，刘嫂丈夫是拉近郊生意的，或者拉一天，休息一天，或者拉半天，休息半天。到了休息的时候，茶酒馆里一坐，四两大曲，一碗回锅肉，这不算是耗费，高兴，晚上还到茶馆里去听说书的说一段《施公案》。这种生活方式，怎么养得起家口？在他自己呢，总算出卖力气，一天工作也好，半天工作也好，似乎没有白吃。可是他所出的力气，只是和另一种人代步，对于国家社会生产，毫无补益呵！这话说出题外去了。刘嫂之不能不出来帮人家，这答案可以明白了。”亚男笑道：“同时，她也代答了另一个问题，就是妇女们对于丈夫职业的高低，比收入多少更要重视些。假如刘嫂的丈夫是个中小学教职员，尽管收入少，她一定也自负的说，你不要看我帮人家，我丈夫还是个先生呢！”西门德笑道：“事实不尽然。假如她丈夫是位教书先生，她就为了那长衫身份的顾虑，不出来佣工了。纵然出来佣工，她也不会把丈夫是先生的话说出。你没有听说过这个故事吗？有一位小公务员，白天到机关里去办公，天黑回家，把制服一脱，就在电灯所照不到的马路上拉车。这种人自然可予以同情，可是他那长衫观念，依然在作祟。既然是拉车了，为什么白天不能拉？他以为晚上拉车，是饱肚子，白天做公务员，是保留面子；用两重身份出现，可以说小小的名利双收。其实瞒着人卖苦力，白天在机关里暗想，自己是个车夫，晚上拉车，又暗想自己是个芝麻大的官，二十四小时吃苦，还是鬼鬼祟祟，内心更为痛苦。干脆拉车就拉车，工作时间拉长，多挣几个钱，心里也痛快。这年头，身份能做什么？”亚男笑道：“怪不得西门先生，不教书另找出路了。可是在您的文章上，在您的演讲词上，您并没有变更向来的主张。”西门德将右手依然夹着那截雪茄，左手抬起来搔着头发皮，微笑道：“若是我的主张，要那样公开的表示变更，我的发财机会，就相距不远了。”亚男是反对三哥变更工作

的。听西门德的话，显然是以发财为目的，其他在所不问。这话就不便向下说，微笑着默然坐了，打算找个机会下楼去。

就在这时，听到楼梯板上一阵皮鞋声，抬头看时，正是区老太爷第二个儿子亚英回来了。他没有戴着帽子，头发梳得溜光，一套浅灰色的西服，穿得笔挺。西门德看到，站起来和他握了一握手，笑道：“亚英兄，一个星期没有回来了。”亚英笑道：“所里太忙，实在分不开身来。博士也忙？”说着在对面椅子坐下。西门德吸着土雪茄，摇摇头坐着，因道：“我这个忙是瞎忙，忙不到一个大铜板。”亚英两手提了提西装裤脚管，然后伸了脚，叹口气道：“谁又不是忙得没一个铜板？”西门德道：“我正有一句话要问你。现在有几个走运的医生，每天收入数千元，你老哥既是和人家帮忙，打个一折，每天也该有数百元收入，何以也和我们这穷措大一样，总是叫穷？”

亚英道：“博士所看到的是走运的医生，却没有看到倒霉的医生，更没有看到替医生作助手的倒霉蛋。”亚男将手指了他，从中插嘴道：“怎么没有看见？这不就是！”大家都随了这一指，哈哈大笑。

区老太爷道：“今天怎么回来得这样晚，没有等你吃饭了。”亚英摇了两摇头道：“我不等汽车，早到家两小时了。站在汽车站上，等一车，又过一车，不是客满不停，就是挤不上去。后来索性车子不来了，候车的人走的走，改坐黄包车的坐黄包车，站上只剩了我一个人。又等二十分钟之久，还是没有车子来，不等了，开步向前走。巧啦，不到二三十步路，很漂亮的一辆公共汽车来了，而且车子上空荡荡，并没有人。可是我要转回去赶上车子，又来不及，终于是一步步走回来了。”西门德道：“你若是抄小路坐轿子回来，到家也很快的。”亚英两手抖了抖西服领子，笑道：“你不要看我西装穿得漂亮，在口袋里能掏出两元法币来，那就是你的。有钱坐轿子，我也不会和自己客气。在山城里，你若看到穿西装的朋友，以为就是有钱的人，那是一种错误。西门博士，你根据心理学，研究研究，为什么市面上西服一套，值穷汉一年的粮食，而穿西装的人，身上会掏不出一个铜板来？”西门德吸了两口雪茄烟，笑道：“这个问题，容易解答。因为西服是旧有的，而口袋里掏不出一个铜板来，却是现在的事。”亚英笑道：“先生，这还是表面上的观察。请问既是西服很值钱，为什么不把西服变卖了，改做别的衣服？”西门德笑道：“这又成问题吗？谁不爱个漂亮呢？”亚英摇摇头道：“不是。”说着两手又抖着自己的衣服，笑道：“我到现在，无论什么地方去找朋友，从不怯场，那全仗了它，这是一。我不断地托人介绍工作，也全仗它，这是二。有时候我们东方大夫，有什么宴会，分不开身来，派我去当代表，也为的是有它，这是三。第四，在外面跑马路，免遭许多无味的白眼，也为的是有它。这原因就多了，有道是有力使力，无力使智，现在改了，应当是有实学混实学，无实学混

西装。老实说，现在社会上不穿套西装，有许多地方混不出去，尤其是终日在外交际的人，非西装不可。所以我穿西装，决非爱漂亮，你想，人到了终日打米算盘的时候，还要的什么漂亮呢？”

西门德吸着雪茄，把头后仰，枕在椅子靠背上，出了一会儿神，笑着摇摇头道：“这番话，我怀疑。我终日在外找朋友，我终日忙宴会，我就穿的是这套粗哔叽短装，而且还有两个小补丁，我也并没有老兄那些顾虑。”亚英笑道：“我假如有个博士头衔，我穿一套蓝布工人衣服，也不在乎。加之西门博士，又是社会知名之士，早混出去了，用不着西装。譬如说今天会场上，西门先生这样走上讲台去，事先经人一介绍，人家不但照样鼓掌欢迎，而且还要说朴实无华。若是我区亚英穿这身衣服上去，大家不知道我是什么人，少不得还有人这样说，怎么弄个收买破铜烂铁的人来讲演？”区老太爷笑道：“这孩子说话，没轻没重。”西门德笑道：“没关系，我自己看来，也和收买破铜烂铁的人差不多。不过当了我太太的面，可不能说这种话。”亚英究因西门德是个老前辈，不能过于开玩笑，也就哈哈一笑。西门德道：“今天亚英兄回来，牢骚满腹，似乎有点新感触。”亚英道：“当然，我也并非一无所长的人，这样依人作嫁，是何了局？昨天遇到一个旧同学，是天上飞来的，在武汉撤守以前，我看他比我好也有限，一别两三年，他成了大富翁。他听说我光景不好，就劝我……”西门德笑道：“又是一位要改行的。”区亚英摇摇头道：“我倒不一定要改行，仍旧走本行就可以发财。不过有点问题，重筹划资本。”西门德道：“那么，你是要自己开一家医院？”区老太爷抿嘴道：“这年头有资本，还怕发不起财来吗？我只要有两万块钱，放在银行里作比期存款，十五天就捞一大笔利息回来，我躺在床上挣钱。现在我们所发愁的就是这‘资本’两个字。良心一横，发财有道，何必开医院！”

亚英对他父亲的话，还未曾提出抗议，却听到楼梯上有人慢吞吞地踏着步子道：“在家里问题解决不了，怎么闹到人家家里来了？”随着这话音，走来一个人，约摸有四十将近的年纪。黄瘦的面皮，尖削着腮，长满了胡楂子，口里落了一颗牙，未曾补上，说话露出个小窟窿。身上穿了件旧古铜色的绸夹袍子，半变了黑色，虽然人很健康，但在外表上，已带了三分病态了。西门德笑道：“亚雄兄也来了，好，大家谈谈。”亚男笑道：“大哥，我们在人家家里吵，你倒好意思也加入这辩论会吗？”亚雄正待在旁边椅子上坐下，听了这话，却又只好站了起来。西门德伸手扯了一扯他的衣襟，笑道：“只管坐下，我没有一点事。”亚雄坐下来笑道：“我在楼下，听到你们说改行的事，非常起劲，引动着我也要来谈谈。”区老太爷将嘴里早烟袋拖出，将烟袋头指了他笑道：“看你这样子，就是个十足的蹩脚小公务员，你也要改行？你这副神气，改作什么？”亚雄笑道：“我这副神气，怎么了？不为的是当年在南京少做两套西装吗？要不然，我用剃头刀自己刮刮脸，把西装披上，不也和

老二一样有精神吗?”亚英笑道:“好,你倒把我来作模范!你要改行,你准备改哪行?”

亚雄在身上掏摸了一阵,摸出指头粗细一支土雪茄,放在大腿上搓了几搓,很自然的样子,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很有兴趣,因微笑道:“那也无非是经商。”西门德在胸前衣袋里掏出一盒火柴,交给他,问道:“但不知你这老谋深算的人,要经营哪一项生意?”亚雄把土雪茄衔在嘴角里吸着,缓缓地道:“我倒并没有伟大的计划,只打算摆个香烟摊子。”西门德笑道:“亚雄兄一本正经的说着要经商,我以为你真要改行。”亚雄正色道:“并非玩笑,同一纸烟摊子,有个大小不同。假如我凑得齐几千元资本,我决计去摆纸烟摊子。这并非什么幻想,有事实为证。我们科长有个穷同乡,常常无办法的时候,就住在他家里。是半年前的事,科长对他说,粮食这样贵,你平白地让我增加一个人的负担,于你又毫无发展的希望,彼此不利。不如一劳永逸,我借几百块钱给你去作小生意吧,于是给了他五百元钞票,劝他卖纸烟。他觉五百元,还不十分充足,又把洗脸盆、茶壶、茶杯、蓝布大褂四五项可省却的日用品,在街上一齐变卖了,买了几条纸烟回来。不想当日他就是一场重病,在我科长厨房里,偷着睡了十日。这就是《淮南子》举的例子,塞翁失马,安知非福。等他病好了,就在这几天之内,纸烟价钱涨了个对倍,他立刻有了一千余元的资本,加上自己勤快,每早在纸烟市买了货回来,遥远的跑出几十里,到价钱好的地方去摆摊子,居然每天有几百元的盈利。除了个人吃喝,颇有剩余。他又不肯把本钱闲着,有多少钱就贩多少货,于是由提烟篮变成摆小摊子,由小摊子变成大摊子,由大摊子变成纸烟杂货店。博士,你猜他每月的收入有多少?已经超过一个次长的薪水,或两个大学教授的束脩了!今天我还遇见他,穿了一套半新旧的西服,手上拿了斯的克,神气之至。我为什么不愿摆纸烟摊子?”

西门德将土雪茄夹在嘴里吸着,点点头道:“我承认你说的这事是真的。”说着将雪茄放在茶几沿上,缓缓敲着烟灰,笑向亚男道:“大小姐,我赞成你三令兄改行,加入运输界是不为无见吧?”亚男道:“加入运输界,这包括得太广了,是做码头工人呢?还是驾飞机呢?”西门德笑道:“何必说成这么一个两极端?他的朋友有车子跑国际路线,只要他出点力气,又不费一个本钱。我认为这个工作,可以将就。于今有力量的人,比有知识的人吃香得多。技术人才,比光卖力气的人又吃香得多。可惜我一点技术没有,而且还是一点力气没有。否则我也去开汽车,拉洋车的。”亚男倒没想到一个心理学专家,竟是认为知识分子这样不值钱,正想问他为什么还坐轿子,却听到刘嫂在楼下嚷起来,她道:“我是替太太转话,我不招闲^②,吼啥子?我怕你!”西门德便走到窗口,把刘嫂叫上楼来,问是什么事。刘嫂上楼来,脸涨红了,她道:“王老六这龟儿子,下辈子还要抬轿!平空白事,撇我一顿。我又不吃他们的饭!”西门德道:“你怎么又和他们吵起来?每天至少有一次冲突,

什么原故？”刘嫂两手一撒道：“哪个要跟他们吵吗？太太留下的话，叫他们去接。他们说：‘我多事，我多啥子事？太太留下的话，我不能不跟他们说。’”西门德道：“他们的意思，轿子是抬我的，太太要坐就不能抬吗？”刘嫂道：“他们还不是那意思吗？昨天打牙祭^③，他们没打到，唧唧咕咕了一天。”说着她扭身去了，但口里还依旧在说着。当她快离开这屋子的时候，她还在说：“连先生他们都不愿意抬了，哪里还愿抬太太？”这两句话，不但西门德听到，便是所有在这屋子里的人也都听到。西门德点着头道：“那很好，我也正愁着三个轿夫的薪工伙食，我没有那能力维持下去。他们不抬，明天就给我滚蛋！”亚男笑道：“这用人合作问题，实在是件困难的事。许多人家，男女仆人用得太多的，总是天天争吵。其实都吃的是主子的饭，也都是为主子作事；老妈子的钱，轿夫挣不到，轿夫的钱，老妈子也挣不到，何必相持不下？”西门德道：“这自然有原因。刘嫂是太太的人，替太太传达命令，理所当然。轿夫是认为只抬先生的，太太要他们做事，根本就不高兴。他们还不能公然反抗太太，就在刘嫂面前发怨声，刘嫂不受，就吵起来了。这点怨隙，轿夫要茶要水，甚至于吃饭的菜，权在刘嫂手上，她自然要报复一下。这样，就越发的成仇了。”刘嫂又来了，站在一边，板着脸道：“抬轿的，啥子家私嘛？牛马，我伺候他！”说着转身走了。大家为之一笑。

亚英道：“博士果然抓住了他们的心理。”博士道：“心理学，现在又值几文？我因为身体太重，不能爬坡，不得已而坐轿。过两天，我把跑路的事情告一段落，决计不坐轿。我太太听戏去了，让他们去迎接一次，这也没有什么了不得。他们真的不去，太太回来了，又是一场啰唆。解散了他们也好。”亚英道：“这些人也是想不通。假如博士自己去看戏，他们也能不抬吗？”西门德道：“听戏在我一班朋友里，已是新闻了。因为大家不但没钱，也没有那份情绪。在北平和南京的时候，找两三个朋友花四五元，傍晚吃个小馆子，然后找点余兴，甚至单逛马路也好。于今吃小馆子的话，我不敢说……”说着将舌头一伸。

亚雄笑道：“博士难道和我害了同一个毛病吗？小的时候为了怕看数目字，在学校里考算学，总是不及格，不想到于今离开算学课本二三十年，不但怕看数目字，而且怕听数目字了。听到一二三四五，仿佛就头痛。而博士更进了一步，还怕说数目字。博士，你说那是什么心理？难道又是个问号？”西门德道：“仿佛唐高祖说过这么一句话，掩耳盗铃，我有点自骗自吧？哈哈哈！”他似乎有很大的感触，想要发表，而又无从发表，于是一笑了之。

亚男问道：“今晚上博士似乎不至于要闷在家里摆龙门阵，不是有话剧票子可以去听戏吗？”西门德点点头道：“现在又可以把话归入本题了。世界上只是两种人要找娱乐，一种是生活极安定的人，一种是生活极不安定的人。前者无须我说，后者是想穿了。反正过一日混一日，无须发愁，能娱乐就娱乐一下子。我当然不属于前者，可也没到后者那番